牧齋初學集

譜牒三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錢府君墓表

錢氏之先自吳越有國至文僖公惟演傳七世而千一公元孫始渡江居嘗熟又四世曰鏞其小宗曰珍公與余自是始分公諱岱字汝瞻鏞之第八世孫也公抱淳粟和鍾美豐物具既醉之五福極生死之榮哀登進士高第授書州府推官秩滿召爲侍御史入踐臺閣出按齊楚子孫趾美再世制科服詩書義府之訓襲青油暘

轂之盛是其貴也壯歲服官彊仕解組不試故藝推以治生高臺曲池丹青錯迕琳宮仙館黝堊彌望榱桷煥乎先廟甃石被乎水涯是其富也享年八十有二堅悍不衰度曲飲酒移日分夜天啓壬戌五月廿二日其彌留之夕也猶與客燕笑對奕飾巾就寢形神已離康寧考終夫又何媿惟公明允沉塞弘亮端莊其在閨門也正容率物動有恒嘗而必以豈弟爲德其在公門也斧劈刃解舉無秕政而必以求生爲仁自同氣以至于九族無弗邮焉自舊故以迄于嫂

婁無弗收焉貴勢熏灼而戶堂不絶夫饑寒年
齒篤老而禮貌不衰于寡稚五福之本曰攸好
德所謂惟其有之者與嗚呼公長才偉節騁足
仕塗中年牽累一斥不復以座主江陵公之故
也公爲御史八年未嘗有不次遷拜其在山東
歲所決囚不滿額江陵恚之顧亦以此知公江
陵故急才得公所上封事輒反復稱善江陵未
爲不知公公故未嘗附江陵也夫不附江陵者
公之義也江陵之能知公者公之材也江陵之
察也江陵功在社稷久而著明矣以江陵牽累

者雖不獲伸于生前亦可以白于身後矣蔡中郎之嘆卓也柳子厚之附叔文也君子猶深原之而況于江陵乎而況于公乎公間與余言江陵默然終日能一言徐定是非如昔人所以稱王魏公者一日朝會中都畱守司官不候引奏御史欲糾之江陵曰畱守不引奏也視朝儀果然都門木中出火臺臣欲上聞江陵曰朽木能生火也言者遽止公酒間與余語萬曆初事娓娓不休以此知公有心于當世者也繇此言之謂公附江陵不知公者也諱公為江陵所知又

豈知公意哉公之子湖廣副使時俊卜葬公于湖橋之新阡既食屬焉石表之辭余謹書其大略而三致意于仕止之際辭繁而不殺焉不惟以信于後世亦公之志也

鄭令人墓誌銘

令人姓鄭氏吳郡之崑山人族兄監察御史汝瞻之側室也裔出顯肅本椒房之華胄祖惟文康有林下之風氣麗水饒珠崟山多玉飛華落藻是生令人幼有異姿若簪珠而衣縠弱不好弄羌習禮而明詩秉簡贍藥國風謝香草之詞

竝宿雙飛冢集詠竹枝之什年十有四歸于吾兄宜其家室克受成福實命不猶無復小星之嘆以弗無乎載徵大國之祥瑤碧生堦旋珠在掌花冠錦襴羅拜歲時綠幘傳鞲趨風左右徽華播于生前高朗稱于身後嗚呼嫩矣初汝贍乞身烏府樂志丘園壯心未灰餘年欲耗令人妙選二八廣徵殊麗長袖短袿尺寸合度薄鬟輕紅粧點應圖新歌子夜舊舞前溪靡不教以屈折得之指授事昔治酒洗腆供具烹羊炰羔以享賓客殘杯餘瀝以逮姬胞客賦既醉主稱

未晞令人身襍傭保躬親庖湢庀治信宿供帳
至旦至乃親朋契闊飲博流連卜夜爲歡棄日
未猒碧綫委地氍毹滿堂綵奮肉飛釵掛袖拂
令人巡徼有嘗傳敕不絶緗簾繡幕膏火參差
突厦曲廊柝鈴周匝機杼軋軋與歌版而下上
裙布垂垂雜舞衣而迕錯所謂雖富不驕能勞
有繼者與令人服事汝瞻自壯逮老寢食飽安
疾病診眡嘗自誓千秋百年必誠必信然後下
窆黃泉親拂螻蟻及汝瞻康强壽考而令人寢
疾彌留顧影而嘆吾其已矣幸得歿于主君之

手不幸不獲信其婦孺之志白骨旋枯丹誠不
沫惟有長依蒐魄矣報窮塵耳淚承于睫視不
受含年才　十有　嗚呼悕矣擁髻視燭通德
之永夕悲涼無關存歿方幅齒遇絡秀之餘年
告誠但爲家門豈若易簀之頃終戀所天如結
之心攜之入地斯可謂上流婧人賢明貞順者
矣時維玄月禮當大歸指舜華之禮豔求謝青
陽掩玉樹之青葱長埋黃土益也忝居南阮叨
燕西園酒後耳熱感餘論於綠衣送客罍觥詫
狂言於紅粉數峯江上如聞湘瑟凄清六曲屏

前空見忠公惆悵不辭授簡敬撰刻文用以相
承匪徒獻吊云爾銘曰
椒風兮分華蘭蕙兮遺響須女兮斗旁張星兮
河上秋風急兮白楊送美人兮北邙青溪水兮
繁霜落魚山祠兮春草長朝雲兮暮雨詒明珠
兮雒之浦歌余詩兮浩倡長芳菲兮終古

族子純中秀才墓誌銘

純中諱文光與余同姓於世次爲族子純中之
父曰虞江翁年十八居海上爲倭人虜去福船
俘之以歸反接坐纛下翁大呼嗷天曰我嘗熟

鹿園錢氏子也主者訊得實牒而歸之出贅於江陰徐氏依女家以居生純中所居鄉曰楊舍去繆詹事西溪家二里而近西溪年少負盛名不可一世聞純中孤貧好學延與同硯席長相優也純中亦用西溪有聞於時純中攻於舉業其視科第猶掇之也博聞强記爲叙記哀誌之文於當世所稱文章家往往能劌剝馳騁與相下上爲博士弟子員垂五十年生產日挫貲賣文以爲活其子姓食指日繁與其兄之孤嫠衣食百須皆仰給於十指以故其窮益甚志氣日

益無聊賴竟加老病風以死嗚呼可悲也純中深目多髭意氣嶽嶽見貴人未嘗相下奕棊爭一子至推枰揎袖不已口所欲言覩人有諱避之色故大聲出之其人頭面赤腫弗顧也天啓丙寅西溪以奄禍死純中嘆曰吾與西溪俱生嘉靖之壬戌今六十有五年矣彼已得死所吾不幸以不材全其天年將安歸乎病風劇手足奇右使其子扶掖見余語不可了時以指畫几其子傳道其意以爲不獨自悲其窮葢亦傷余之不遇也後西溪之亡三年崇禎已巳十月卒

後三月妻周氏亦卒辛未二月合葬湄岡西之祖塋余少侍先君與純中相識比上公車西溪語我曰純中孝友篤至今之壹行人也歸而質之先君先君以爲信銘曰

君嘗從余遊於帝京紫宮雙闕瞻彼穆清周覽禁苑漸臺神明縱觀輿服流睇觚稜二京三都心維目營貰酒燕市驅驢五陵憑高弔古悲歌涕零歸而著書贊我皇明列傳七十草創一經故紙敗筆點竄欹傾事雖未竣厥志亦宏荒郊平田原隰從横纍纍蓬顆埋此俊英嗚呼刻辭

族兄觀伯錢君墓誌銘

吾先君作聱隅子自傳有友六人焉族世父無登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繼科飲酒賦詩慷慨善談論余六歲就傳先君請爲童子師王母卞夫人笑曰若爲兒擇師乃自覔酒伴耶先生目喪明教授弟子數人其長子觀伯偕來講授余捨所授書越席往聽觀伯與諸弟子皆目笑之余心知其爲少我也當是時觀伯長于余八歲頎然長身余才與書案等耳後數年觀伯與余爲

文會方其據案俯首經營攻苦風炎日燥筆墨戞戞然余從旁掣紙捉筆讙呶相亂或指目其頷汗眉蹙以相嬉笑觀伯張目疾視不接一語久之嗢噱不可耐亦听然一笑也又數年余與諸名士爲竹林之遊遂罷去觀伯始補博士弟子員家益貧讀書好古修君子之行悒悒不得志以死天啓六年十一月也年五十有二崇禎九年十一月觀伯之二子龍躍龍惕卜葬于羅墩祖塋之昭穴啓前母吳氏之權厝祔焉哭而謁銘於余嗚呼余猶及見觀伯之成童以迨於

壯而老死又見二子之纘言厲志克有成立以葬其父則余之閱世亦已老矣追思五十年事語言嬉游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弃葢不獨中年親友取次凋落有酒闌人散之感而余之衰遲慵憒老而多忘不自知我非昔人爲尤可嘆也觀伯諱爾光裔出吳越武肅王自千一公始家嘗熟傳八世爲採樺公諱元詰觀伯之高祖也觀伯與余𨚫是而異銘曰

孰穿匪坎孰隱匪阿瘞銘斯石君有則多

崞縣知縣何府君墓誌銘

府君何氏諱允濟祖諱墨父諱鉉邑之甲族也
萬曆戊子以國學上舍生中應天府鄉試五上
春官謁選知東兖之嶧縣事左遷授雲南幕致
仕年六十一而卒夫人錢氏山東按察司副使
諱順德之女謙益之從祖姑也後君十六年年
七十八而卒將合葬其子珩枝奉府君之墜言
乞銘於謙益於是小子謙益泣而言曰於乎我
先君幼孤移其孝於從祖視從祖姑猶親姊妹
視其夫猶親姊妹之夫而我先太淑人之于夫
人則親嫂婦如也吾于君與夫人少而有記焉

長而有見焉老而有痛焉其弗忍以不之志也志吾之所記者曰吾為兒時王母卞夫人無恙君與夫人歲時伏謁羣從中表畢集皆鮮衣盛飾從容歡譙君身衣補衣俯躬低視間一齺齒而笑未嘗至矧先君字呼之曰商揖兩眉間幾何著多許徽纏耶卞夫人亦曰何郎婗婗修謹大姊談笑大噱如雄伕男子是亦一反也吾之所記者如是君與夫人之生平其可知也志吾之所見者曰君好詩耽禪大書于壁以高達夫何次道自況吾少與珩枝同學君時時相就劇

譚閒發狂言柱其口亦听然不色忤也北上公車舟行出嶧境嶧多盜君戒驛徒干擲降顏色好詞誣諉之比暮擊柝聲寂然各鳥獸散矣問其政計口食俸決杖不過十見上官懇民窮盜起其容有慼如與家人絮語竟用是左官家產日落與夫人廢箸析居里人皆嗤君拙宦而亦知其非貪吏也志吾之所痛者曰府君後我先君七年卒夫人之卒也後我太淑人四日耳天降割于我兩家死亡彫謝如筍之旋圻其籜二三稚子衰麻哭泣煢煢相向則皆蒼顏白髮矣

當吾之舉進士入史院也府君需次長安賦霖雨篇以張其事再罹鉤黨之禍屏居奉母未嘗不有愧乎其言也吾每侍太淑人念夫人有子而貧輒停箸嘆息吾心多懼凶又惟恐不得如夫人之子嘗在母前也繇今思之所愧乎府君之言者已矣所羡乎夫人之子者又豈可復得哉嗚呼小子創巨痛深于君夫人之葬假茲石以告哀毒痛憑塞序而終焉所爲至哀無文者乎是爲銘墓在嘗熟縣東之宛山今年實崇禎

陸年

陳府君合葬墓誌銘

府君姓陳氏諱欽先字唐父其先自閩侯官徙常熟以國子監祭酒諱寰者爲祖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諱察者爲伯祖以南康府同知諱堯仁者爲父南康娶瞿文懿公之女府君瞿之自出夫人朱氏工部主事諱寅之孫監察御史諱木之子也生男三人伯曰治體次曰治猷曰治揆女子四人其次爲余妻累封淑人孫男女十五人曾孫男女七人府君孝友順祥長不滿六尺低首俯躬語言呴呴然少學於元舅太僕公

鏃礪志節侶侶如也宗人使盜殺其從弟橐金行賄府君叱去之夫人長身魁形謦咳如偉男子縫紝烹飪勤勞不懈既饋以至偕老無迕色無違言宗黨之人咸以爲媲德也我先君通敏殫博爲世儒宗長于府君六歲賢府君而友之酒食徵逐披見肺腑故次女歸於我余成童與伯子爲文社在塔院之荷亭府君莅焉余甫削藁上浮屠穿廊廡吁嚚跳擲日下舂歸院伯子猶刺促硯席間府君手余文巡其坐而數之曰若嘔出心肺得錢家郎一言半句乎若何不承

其餘竅乎既而夫人送酒殽相勞且譙且數刺刺不少休燭跋而罷院僧環聽竊笑以爲嘗府君爲文攻苦振奇搯擢胃腎年五十二才得試鎖院歸語夫人吾生平望省門向西而笑今得快意矣日相度旗竿何向燕饗何所戒夫人庀羊酒以俟已而寂然煩寃結轖意不自聊病不良食明年庚戌余及第報至爲解顏少食粥糜閏三月十二日遂不起夫人後府君八年卒年六十有六府君揠文勵志蚤夜呼憤思纘其先世及外家之緒而不可得比其老且病矣聞余

之獲雋而喜以爲猶于吾身親見之也今余荏
苒遲莫頹然一老書生不獲立王功活生人以
盈府君之志死者如可作也其所自爲攢眉者
安知不輾然一笑而其爲余開顏者又安知不
喟然三歎乎嗚呼其可悲也已以歲之不易家
門之陵替府君權厝淺土夫人尚在殯宮以崇
禎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合祔于頂山之穆穴
淑人率其弟姪跽而請曰夫子銘矣嗚呼余何
忍不銘銘曰
將將闌錡峙高門兮天作好合叶朱陳兮鸞歌

鳳舞歡友賓兮舟藏樹靜日西淪兮蘭芳蕙問

委窮塵兮頂山之墳旣固安兮光氣熊熊宜子

孫兮夕雪掩路晨雲屯兮望彼列楸涕霑巾兮

總角獲見眷嘉姻兮懷舊東武愧安仁兮刻詞

好石訊千春兮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七

祭文

祭于忠肅公文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十月庚戌朔越十日具官錢謙益謹焚香再拜昭告于明故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節菴于公之神曰於乎己巳之變乾坤晦冥公舍一身以奠九鼎朝社不改枝葉重光佑憲 憲啓 孝以逮我 皇承平日久蠹生孽芽政出多門鬼載一車猶之不遠戎索隤阤蠢爾修奴實訌東鄙屠

城覆師勢如燎原建國僭號自踰短垣天門沉沉靈璅不開羽書警急羣言喧豗司農司馬以及卿士目瞋口張象物而已譬彼大厦風雨漂揺主伯偃臥僕夫號咷雖則號咷亦不是力或咀或收有黨有充人亦有言主辱臣死四郊多壘大夫之恥嗟余小子憂心錯迕如夢方寤如瘖欲愬號伯有戒助予無朋哭泣不可告哀于公岳墳宰木宋宮黍禾湖山故國公神所過靈風肅然素旗欲舉馮余悃誠告以兆語謹告

祭趙端肅公文

天啓元年歲在辛酉九月朔日己亥翰林院編修錢謙益謹以瓣香之儀致告于明故資德大夫政治上卿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端肅趙公之墓曰於乎昔在我祖受知于公遇以國士拔諸孤童哀哀我祖一第早夭公悲祝予涕泣傾倒我祖雖歿遺跡棨然感恩知己有詩卅篇迨我先人拜公馬首故人稚弟厥愛孔厚昔我童牙嬉戲黴逐大母教我無忘端肅老者木拱稚者髮白耿耿斯言猶在宿昔今我銜命掄材于浙跂望濤江我心如折敬遣一介

拜公墓次問公子姓告以舊事惟公明德如岳
如山我撈國史如識面顏庶幾夙夜黽勉終古
用以報公亦念我祖嗚呼尚饗

祭傅文恪公文

萬曆辛亥我師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定襄
傅公卒于京師之邸舍其門人錢謙益方在苫
塊爲位而哭行心喪之禮既免喪浮湛里門又
七年所復就班行　今天子改元之歲奉簡命
偕屯留暴給諫往典浙試既蕆事始得遣一介
附給諫以入晉謙益乃洮頮爇薌望拜稽首爲

文以告于吾師之墓下於乎哀哉昔在丙午獲登公門遇我國士付以斯文曰我得子可謂弋獲如陸得愈如歐得軾載上公車拜公邸舍長其羽毛借以聲價吁嗟末俗限隔勢位舉主門生儼然相吏惟公于我德音孔咸乃授几席乃親杖函僕隸譁迎家兒掣曳不辨主賓況乃師弟我舉南宮公笑莞爾非我實賀乃爲國喜麻衣如雪嚴霜夏零唁兼以勞慷涕交拜虞羅高張宦海喧豗我既銜恤公亦念歸公書告我長安碁局拙工斂手旦晚初服歸未再朞俄得公

訃創痛因仍噩夢錯迕荆棘布地風濤稽天沉
沉故園一瞚十年敬走一介拜公墓門陳根幾
宿漬酒尚溫哭不憑棺奠不親斝臨風告哀有
淚如寫嗚呼哀哉自師之沒星霜遥遥歲將一
紀代更　三朝朝著鼎新班行嗔咽人材日凋
黨論未輟東方小醜訌我全遼兵餉銚散徵輸
繹騷我躬不閱惟憂用老滄海横流歎彼腐草
寸心如折酹以告公沒而猶視公神所恫我心
雖長髮已種種三組無聞一官猶冗感恩知己
先民有言何以報公不辱其門嗚呼哀哉尚饗

祭高陽公文

維崇禎十二年歲次己卯正月十七日乙亥吾師高陽少師公殉國報至越翼日丙子其門生錢謙益爲位于墓次之明發堂製加衰之服率稚子孫愛拜而哭之越三日戊寅謹具特牲之饗昭祭于吾師之靈嗚呼戊寅之冬奴陷高陽諜報閒至旁午未詳我前知公就義已審中心如擣退哭諸寢流聞錯互傳遽梗塞如魚挂鉤耿介胸臆疇昔之夕郵報北來公死信矣嗚呼痛哉山川北流尾沒勃碣公生斯世一柱砥

羯奴何人而敢余侮圻我地維折我天柱箕尾黯黯斗極曚曚將相雨星齊隕崆峒日食三朝熒惑在廟野熊嘯邑祆火震礮蝗飛川涸不令不寧天用漢法移諸股肱身塞災眚以奠九州奴刃如餡上尊養牛嗚呼哀哉公初出鎭晝關爲疆赤縣黃圖寄命堵牆奮袂抗議屹如泰山誓復河西以保危關經營葦路儲峙糧糗奄有寧前以及錦右戎索稍定奄禍遽興晉陽之甲蜚語沸騰緝緝羣小馮奄逐公羯奴拊手酌酒河東公再出鎭畿輔踐蹂遼帥驚奔如逐瘈狗

呼吸定變徒手單車倒戈入衛關門晏如巖疆復宇叛人獻馘露布晨馳都門晝閧奴焰孔熾倚公長城綸閣虛席鋒車急徵奴讋解嚴視公贅疣一肘後掣衆喙旁咻任重權分功大失少角巾歸里未厭羣小天門蕩蕩雷車殷殷憖置一老以膏奴吻羣小鋤公如稂如莠鋦奴何知爲彼假手予期剖心弘演納肝千秋萬世同此寸丹入相出將取義成仁會公晉公合并一身公歿之日屋廬蕭然左圖右書蕩爲雲煙輦輸捆載今復何有藉手鋦奴閘執譏尸闥門殉國

未悉幾人故知從公竝侍帝晨白首門生未獲死所臨風告哀老淚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高陽公文

維崇禎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丙子門生錢謙益哭我師高陽公于墓次之明發堂為位而奠焉士友之來吊者拜焉已而疑所服心喪三年洙泗以後未有聞焉我未之能行也唐制為座主齊衰三月宋蘇軾之喪張方平也亦然本朝不為座主制服倣于唐宋之閒其可也於是服齊衰三月越四月十九日丙午始除服復為位于

斯堂陳庶羞清酌之奠而爲文以告曰公之殉
國于今改年自我制服蓂莢三遷心喪慭古純
采違衆齊衰三月倣彼唐宋日月不居我服斯
除我心悠悠式傷且疥公之云亡 當宁閔惻
三靈震驚四海嘆息公之完節 上帝所畀孔
曰成仁孟曰取義彼何人斯別有肺腸譊口嚚
嚚訛言孔將絶倒屢幸揶揄詈罵稽首羯奴頌
以天吏蜚語流傳謗書沸騰冀擲蜷蜍矢集青
蠅方叔元老再鎭危疆定我戎索驅彼犬羊威
名煇赫羯奴所忌彼何人斯與奴合契勦碣傾

光山海隨東奴賀塞外彼賀域中公神在天驂
乘　三后參旗導前雷車殿後受命　帝所汎
埽羣胡朝蹂歷城夕齦幽都斷誅羯奴告成于
帝朱書鳥篆刻銘雲際視畫暝夜舒雲握風
視彼讒人眇如蟣蠓伊余小子才薄德輶惡言
禦侮媿彼仲縣堂堂白日煌煌青史不負師門
庶其在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都御史曹公文

崇禎七年九月甲子具官門生錢謙益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故都察院左都御史曹公

之靈嗚呼公居諫垣萬曆之中門戶角立鈎黨成風惟公公忠疆直昌言折束誓欲渙薾詆之羣疏道學之禁使正人君子拔茅連茹相與扶國運於昭融公去而黨論不可復挽朝廷遂爲之一空及其再出黨禍蘊崇椓人負嵎小人乘牖幸脫屣之云早幾不保其一畝之宮天開地闔閹孽蟲蠱萃宮鄰與金虎集矢鏑於薄躬公在憲府扼腕奮筆余得脫於羅網而公遂不免羣小之匈匈溯國論之翻覆二十年餘俯仰三變而公皆身當其衝忠君愛國憂心忡忡正色

寡言大道爲公樂善類之應求信聲聞於鼓鐘
嗟讒口之描畫終不能抹擻其清忠公之在朝
國論有所楮柱人才有所芘依而小人閹寺有
所畏憚而未逞其毒凶公之去國雖蜀之藉滋
多同文之獄交作而役吏流竄皆接跡而內訌
公今已矣朝亡元龜世失砥柱而國之元氣渾
淪磅礴獨全歸於鴻濛嗚呼哀哉已巳之夏我
車載東出祖於郊有墨其容閔世道而三嘆匪
興懷於飄蓬追陳跡於六載恍昔夢之攬胷纔
脈稜之在望撰杖屨其奚從緘哀辭兮千里寄

老淚於秋風

祭南昌劉宮保文

維年月日具官錢謙益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劉公之靈曰昔我 光廟明目達聰
朝入翼室夕而相公政決壅河士起死灰讙呼
鼓舞如風如雷 先帝知公可託冲子臨終之
命親憑玉几宮鄰膠結婦寺披猖重陰積霾籠
蔽少陽公率諫臣定策柩前手捧旭日出於虞
淵國論喧呶夷氛孔亟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自

昔權奸衡執國柄驅除元臣周恤顧命逆瑾作難先去雜陽逆賢之焰逐公始張正人在朝國有綱維如坊止水田者不知及其一去若決大川誰能捧土塞彼滔天聖明御宇號咷博求番番黃髮國斷王謀風波喧豗檣傾楫墮長年三老袖手安坐有黨有讎人或杌之何辜于天俾不慭遺嗚呼哀哉　神宗末年黨論弘多詞垣有人咸離網羅公曰善人國之元氣正色直詞出我衆忌閹訟冉起公爲國恤扼腕塡胸恨不我直我於朝著如鴻一毛公之寶之和璧赤刀

豈無公望豈無卿才曰一个臣公何愧哉奄種
蔓延黨禍沸騰海宇瘡痍陵廟震驚古之藎臣
視不受舍公雖長寢憂心愴憚溫公病革夢語
頻繁陶公之歿豈無話言千里寓詞揮淚如雨
何以報公一慟千古嗚呼哀哉尚饗

祭蔡文介公文

歲丙子之孟陬兮春氣奮而青陽哀夫子之北
征兮載元氣而上翔天門閼而詄蕩兮中宮雲
其景光排玉戶而撼金鋪兮謁　神祖于瑤堂
嗟宮鄰之盤互兮值金虎之披猖童謠倉琅於

尾鶩兮優歌桔莞於特羊選巫咸而叫帝閽兮
灑血淚之浪浪策書夕出於禁闈兮青社朝分
於雒陽仙李盤根於奕葉兮桐圭蔽芾于扶桑
神祖揚靈而慰余兮覽余情之信芳下天街
而躊躇兮顧帷幄而慘傷退致命於 皇考兮
哀天壽之弗將雉羹斟而莫饗兮何蜺形而弗
裳龍胡相逮於下土兮馬釰高懸於尚方指皇
天以爲正兮誠不忍見白日之蔽壅靈旂紛其
下上兮儼 大行之在傍飄風扶其輪轂兮雌
霓連蜷於衮裳梟楊白虎先後而陪扈兮望豹

尾之茫茫厲天津而橫度兮限析木之無梁盍
歸來乎箕尾兮列東維之舊行九子睽而斥絶
兮敖客哆以竅揚仰閣道之迢遙兮憎卷舌之
光芒觀車騎之滿野兮誰策馬乎王良指街北
之旄頭兮睇苑東之天狼耿河漢而獨處兮終
抱恨於七襄重曰浴蘭兮沐芳佩瓊琚兮升君
堂君之堂兮幽幽奠桂酒兮陳柘漿日晚晚兮
君不御期夕張兮夜長靈之來兮儵而逝旋回
軫兮帝鄉登端門兮太微掉帝車兮中央齊氣
候兮台階和陰陽兮戴筐空貫索兮垣墻撫天

棓兮欃槍燭王燭兮暘永風降四時兮嘉祥竝
傳說兮漢津應南極兮壽昌

祭唐太常文

吳會之間參錯俊髦儒林文苑蔚如牛毛其書
滿家行汗牛馬謏聞動衆著述咸寡我得公書
輔世二編俛讀仰思其人儼然上窮掌故下逮
蒙古如醫有錄如碁斯譜病在膏肓良醫出走
一著之差國工斂手諒其實虛決彼明昧如丹
如青以著以察我讀公書昧昧以思公之爲人
我亦見之氣雄九軍目營四海匡時力阻報國

心在蜩塘内沸戎馬外訌番番黃髮疢痏在躬搖手不得轉喉觸諱慨當以慷憂或成畏苦心沉沉託之寸箋此前哲教彼後夫於乎公乎今其已矣長編猶新九京誰起伊余與公素昧平生勞公記籍問其氏名蟲刻徒勞馬齒滋長何當于公而辱嚮往嗟此哲人未奉緒言歿思典刑在願執鞭先民有言讀書尚友緊我于公接跡已久申寫夙心跪而致辭如與公言公其聽之

祭翁太嘗文

君少執經于我先子君居函丈余嬉稚齒著屨
加膝捉筆書几顛倒裳衣狼籍文史君不余嗔
頷之而已時或眷然顧我則喜君爲鄞令冠帶
陸離盈盈雅步宛宛容儀余方騃宕幼而服奇
蓬髮歷齒不介而馳君笑顧我如髫齔時呼我
英妙勉我下帷余偕計吏君官夕郎握手道故
推星閱霜與言負笈念我倚床釣游儼然况乃
門墻引滿爲壽感嘆相將伊余通籍閱凶遽臨
冰雪距門哀猿叫音風濤相逐歲月滯淫我思
古人考槃在吟君躋首垣陟于卿寺休沐言歸

把醆相視契闊過存雜坐讌語流連故舊問訊寒暑觥籌迴翔令章容與人醒夢夢君醉楚楚余顧而言君其鼎呂是亦爲政何必遠舉納言甫推賀門攸萃不燕于堂胡哭于次明旌低昂拭眼疑寐單杯親挈髣髴殘醉於乎哀哉九閽沉沉奏囊交跖君爲勞臣僶俛左掖如涉洞庭飈衝颿激魚龍湛浮上作霹靂長年三老不震不惕亂流而濟粘天浪息奉嘗清卿雍容媛姝周道如矢範我馳驅回視中流掀柁號呼如旅獲歸如負驟蘇大限俄窮莫騁修塗不躓于險

而躓于衢於乎哀哉君弟畜我實自童蒙余慙
昌黎事賓如兄余鈍而頑君駿而通飛鴻雛鷇
厥喻則同余序疏草擬于文莊斯論倘篤君爲
不亡于祭告情纏綿惻愴靈其降止愾焉戸堂
尚饗

祭王二溟方伯文

惟兄與我戚屬中表兄弟畜我申以朋好心跡
因依肺腑傾倒兄爲松栢我若蘿蔦兄在先朝
郎潛已老我官詞垣栽筆授討日旰車闌霜寒
馬早邸舍蕭條禁鐘縹緲彷徨官燭流連清醥

客衣欲單旅飯不飽互裝絮綿迭饋黿蕘仕路
喧應物倫苛燒鉤黨刺促憂心悄悄允如復陶
卷舒馴擾我如箕箒動被丞撓過從歲時慰勞
昏曉嘆息風塵信誓衡茆征蜀之役允出南道
禽其渠帥以殄蠻獠有功不伐捷書莫致隨牒
平進回翔窮斜金盤火齊高乎大纛何當目營
徒有頭棹年至懸車碩寬獲考三徑嘗闢一室
自埽築室面山浮堦引沼詩成綺靡曲度懊惱
徵歌激越選舞便儇晷增日促燭繼月皎百年
何幾而遽不保二品非榮八十猶夭嗚呼哀哉

我困蓬藋黨禍未了銀鐺牽連網羅搜攬兄過執手爲我心摽感懷賦詩憐我纏繳迨我言歸音塵杳杳笑言髣髴寬夢惝恍手簡盈篋殘詩在橐每一念及淚漬懷抱蕭蕭朔風飛飛丹旐辭其旅室歸彼域兆奠此一杯以當祖道榮名何之物化非實敬赴素車敢負宿草嗚呼哀哉尚饗

祭于惠生文

惟我與君定交晼晚疇昔之歲過從繾綣邀我園林燕我池館妙香滿室乳茶傾盞横陳尊彝

傾倒篋衍最秘惜者華不注卷煙巒雲樹髣髴在眼楚酪和鮮吳羹拏飯露雞清烈子稱永雋華酌既陳清言徐展上下騷壇揚扢詞苑有難必詶無和不反晨花日傾夕竹露泫班荆語長刻燭晷短君爲听然顧語小阮蘭亭栗里斯會非遠詠君歌詩綺靡嘽緩香奩艷冶玉臺婉孌溫李新聲徐庾舊撰志士失職高才連蹇轍魚過河轅駒下阪漢妃嘆盈湘娥淚潛彖者閒閒橐下纂纂晚就我謀有書徑寸自悔少作請循其本顧我夢夢其顏有赧猥以枯竹負此青簡

伊余衰暮見祗罷免老屋三間衡門兩版得君慰藉忘我蹇産挙君之訃回環自付天不憖遺我老無伴凶星纏綿風波揺演餘残奄及能使君殄申戒蒸徒勿俾我善君方大歸我又病瘖抒詞告哀酹以一醆漬酒有時豐碑可纂庶幾陳根伸此悃欵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元晦母王夫人

維年月日某等謹修生芻之奠敢昭祭于徐母太原王氏夫人之靈曰于維夫人克媲德門珩璜比德榛栗告虔娠賢振振起家藹藹鼎養滋

豐蘭錡未改受兹介福旣壽而康杖而唯遠視則履强有攜有嬰扶床坐膝兊薦滑甘譙覔梨栗八十五年飲醇含飴飾見舅姑優游大歸欒欒元晦呼號罔極僕御助哀閭里嘆息自毋有疾于今二年不𧫶不翔鮮或墮言嘗藥蚩吻滌牏龜手便溲枕藉禱祀望走云何百年大限不回坼子于裹奪母于懷嗚呼孝思曷維其已子如元晦斯則可矣我思古人橐身置豬豈不重氣曰有老母勿謂任俠言不中程不許友死載在禮經小人有母甘毳罔效或閭而危苟訾以

笑登母堂宇拜厥几筵孰不爲子能不潸焉母曰子兮無然涕淚仔肩我孫以承錫類靈如愾焉至止徬徨何以昭祭永言不忘

祭姚母文夫人

昔在甲辰始識孟長如古定交杵臼之傍夫人聞之爲具酒漿高歌擊節意氣慨慷酒闌燈灺襆被對床過從信宿日移夜央談圃樹類文戰掉鞅秋風矯厲寒星角芒夫人欣然恐其替狂列在猶子許以鴈行自時厥後燕游孔嘗摳衣拜母酌彼兕觥鏃礪道義切磨文章呴濕濡沫

蚩巨扶將相繼通籍班聯玉堂譬彼花鄂前輝
後光追趨禁近委珮成行退問起居欣欣樂康
夫何不吊零此嚴霜帷堂旅舍扶匶嚴裝逐子
不返將母則亡哀哀廣柳蕭蕭白楊回風漂摇
𪖐靈閉藏四序歛擊五音奏商煢煢孝子削杖
瘠傷羣烏助哀百草不芳伊余屛廢在天一方
奠不親䡵結轄中腸嗚呼哀哉天運險易物情
燠凉惟此恒德亘古爲綱閭闔之門表厥宅坊
烏頭雙闕漆書煌煌母師之訓凜于珩璜如眉
山母羨彼范滂舜華朝榮蜉蝣夕僵天寒澤凍

松栢彌昌禮宗女表令問令望大書深刻俟諸
瀧罔無曰遼遠視天夢夢靈其綏鞚釂我一觴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八

哀詞

潘僉事哀辭并序

萬曆四十七年三月王師敗績于建夷僉事保安潘君宗顏死之君舉癸丑科進士官戶部主事會建州夷佟奴兒哈赤犯順襲我城堡殺我大將君上書閣部極言援遼破虜調兵用閒之計浹旬凡數十上皆不省奴遣歸漢人以嫚書遺我君讀之毛髮盡豎以謂二百年豢養屬夷一旦稱國𤲞汗指斥南朝妄引天命堂堂　天

朝受其詆諆不敢出一語詰責即報發鈔傳布遠近辱國損重莫甚于此乃草檄數虜十二罪奏記閣部請亟行之閣部以爲迂格不上迂君者之議以爲　朝廷顧惜大體不當以語言細故與犬羊爭勝頰舌雖然醜虜埶辭中夏鉗巳其于國體又如何也語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奴酋故王杲之餘孽雜種小醜妄自命金源後裔比長絜大如君之言主名傳檄聲罪致討寒腥膻之膽舒華夏之氣此亂征甘誓之舉也何名爲迂君之議雖不行其志則不可謂不壯也

君既以知兵聞于朝遂以戶部郎出理新餉會開原道兵備畏奴引疾去即推君以僉事往次年王師四道出勦杜松兵先潰于渾河君監總兵馬林軍從靖安堡邊趨出開鐵三月朔分兵出三岔兒堡口翼日抵二道關奴乘勝薄我我師復潰君及蓋州通判董爾礪力戰死君嘗言用兵謹候太白太白所出之方可以舉兵所背不可逆戰自戊午七八月以後太白西起漸高利先起利深入暮冬中旬其尅奴之期乎明春太白在東氣候别轉又未可知今以三月出師

正太白在東之日也君能前知用兵之不利而不能使師之不出豈非天乎然而君之占兆固未嘗不驗也於乎自奴酋難作將士膏血戰場者有矣君獨以文臣死建州之役四道臣各監一軍非君一人在行間也三道臣望風奔竄君獨死師出否臧首尾牽率綸閣有催戰之檄閫外無統一之權君明知其必死身冒矢石訐不反顧竟與二大帥俱死死於乎君之死亦已難矣嫚書之入也閣部大臣載高食厚者相與瞪目噤口不敢出聲氣苟可偷安旦夕即遺以尺一

牘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彼固甘之矣
君以郎署小臣努目植髪獨抱國恥雖欲不迂
之也其可得乎君一死而三事大夫持祿容身
目君爲妖言爲怪物者必將以君之死爲喜拱
手而相賀疆場之吏縮恧巽輭望堠火而骨驚
聞邊遽而齒擊者又必將以君爲懲搖手而相
戒君雖死目不瞑也雖然　國家養士二百餘
年忠臣義士亦必有因君之死感槩激昂以除
兇雪恥爲已任者狡奴之游魂不旋踵而繫頸
于闕下固將以君死之年爲奴殪之日而君亦

可以無憾矣閩人董應舉聞君之亡爲位而哭以其所草疏檄寓余董於君未嘗有雅故也余感董之意作哀辭一篇自書二通其一通酹酒東向而焚之以告于潘其一通以遺董其詞曰

黑水沸兮白山吼彗角芒兮五星鬬白亘天兮赤殷雲平旗折兮士爭先簡書前迫兮旁後蹴前軍熸兮後軍蹈靃余輪兮縶余馬免余冑兮弃原埜骨葬馬足兮蒐以矢招奴歌于塞兮士嬉于朝援天桴兮擊河鼓褁碧血兮訴 列祖

登九天兮伐彗旗叫九閽兮撼黃扉禁奴寃兮
褫奴魄餧奴肉兮爲脯腊寃歸來兮朝　帝所
領國殤兮衛畿輔焚余辭兮奠酒漿寃不來兮
神慘傷

石義士哀辭并序

蒙古分民爲十戶所謂丐戶者吳人至今尤賤
之里巷伍伯莫與之接席而坐石電者乃以死
義特聞亦奇矣電嘗熟人也僑居長洲之彩雲
里崇禎八年流賊躪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
所與游壯士陳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電與

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奚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君爲眉目君不往是無渠帥也幸强爲我一行電曰諾襆被而出終不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於宿松我師恃勇輕進陷賊伏中文達死之電英分左右翼搏戰自辰至晡殺賊無算英躓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盡舍鎗手弓射殺數人賊羣斫之頭旣斷猶僵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䰟祀之余忠宣廟下吳人陸嘉穎賦詩哭之買隙地具衣冠葬焉電身長赤髭能挽强超距尤精於鎗法有

善鎗者典衣褁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巳遂以鎗有名江南性椎魯重然諾所至盡結其豪傑諸無賴惡子具牛酒持百金頋交驩石君掉頭去之惟恐不速也萬曆中應都清道陳監軍募督兵攻同車諸寨功多當得官謝歸監沒來依余醉後輒鼓腹笑曰石電非輕爲人醉飽者也吴淞有孫生者家于江干敗屋破扉妻子晝餓傍近輕俠少年皆兄事之歲巳巳虜薄都城電偕孫生謁余明年虜遁孫生客長安出薊門將盡歷關塞山水暴漲凍餓中寒疾死電

哭之慟久之忽忽不樂嘆曰孫兄死黿無可與共死者矣後六年黿死黿之死視孫生有閒焉然捐軀報國身膏草野而不得與於死事之䘏則亦以其丐而微之嗚呼斐豹隸也請焚丹書汪錡嬖僮也孔子曰勿殤若黿者其亦可以免於丐矣乎丐名于朝丐利於市人盡丐也彼丐黿黿亦丐彼丐之名未有適主也余悲世人之羣丐黿也而不察其實取春秋之法大書之曰義士雖然世人之不丐也不足以爲榮則黿之丐其可以爲辱乎黿而有知知吾之以義士易

丐名也其不將听然而失笑乎余於電之死不忍其與孫生俱泯滅無傳故爲辭以哀之哀電而及孫亦電之志也夫辭曰

於乎丐也生不丐半通之綸死不丐七尺之軀其葬也卬北垣東不得丐蓬顆之地而丐一杯於要離之冢側其祭也馬醫夏畦不得丐麥飯之奠而丐一觴于唐兀之座隅木落兮虞山潦收兮尚湖傳哀歌兮會急鼓祠國殤兮下神巫託濟陽兮後乘驂李安兮先驅濟陽郡公丁普郎戰死鄱陽首脫猶執兵若前鬬狀植立不仆事見國史李安嘗熟李主簿蒼頭也嘉靖中與倭戰城下殺倭

舍數人而死　今死爲國殤從倡兵兮如雲歸厲鬼兮載車覽廬冢兮向背睇城社兮盤紆天門開兮詄蕩故鄉兮不可以久居於乎歿爲鬼雄兮生爲人奴臧甬侮獲兮公卿大夫激而誅之兮附諸縣貴父之徒

姚孝子仲宣哀辭并序

慈溪姚氏子元台字子雲元呂字仲宣皆矯尾厲角有聲諸生間天啓中連袂游太學文學秀才咸執賢請交與之譚多口噤而退諸公爭欲令出我門下少年或竊其名以驚坐人曰兩姚

生吾輩行也兩姚生性至孝出者戹修脯居者躬温凊更番以養其父母母馮病痘仲宣禱於城隍神願損巳齡以畀母旦而告其姊神許我矣母霍然良巳而仲宣遂病病數月而卒仲宣之病也子雲亦謁神請代没四年矣携其畫像件繫其事行以走四方四方之人皆謚之曰孝無異辭嗚呼仲宣信可謂孝矣求代得代祈死得死有請於帝若執左右手相謹諉斯巳竒矣往年歲在申余侍老母惙惙心動江西萬尊師再設壇禮斗靈響肅然如有聞曰越明年雨水

其未艾乎已而果大期也嗚呼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天胡獨忍於余夫人之於其子也有問焉則如響有求焉中弗欲予或嚬蹙而應之家之畜牛羊犬雞也雖不盡宰之磔之其驚而哮哀而鳴主人弗知也天之視仲宣也以為其子也其請而祈死所謂嚬蹙而應之者也若余者天其以是為牛羊犬雞而已其未即死也亦未遽宰之磔之而已其哮也鳴也天何用知之而責其不應哉然則余之生不如仲宣之死遠矣仲宣宜哀余而余反哀仲宣豈不誖哉雖然姑

爲此辭以相子雲之悲亦庸以塑余之哀辭曰

吁嗟孝子兮誠至上通願增母算兮遑恤我躬

綠章封事兮夜奏帝宮虎豹當關兮天門九重

片紙剌關兮不隔簾櫳母樂而康兮已正而終

上賓帝所兮其樂融融伊余檮昧兮逢此閔凶

叫號籲天兮如筳撞鐘皇天無私兮其命難從

敢曰天醉兮視之夢夢孝子溘死兮生氣如虹

我生何爲兮羣彼裸蟲嗚呼哀哉兮攪我心胷

濡血染翰兮告哀無窮癸酉十月虞山鮮民錢

謙益製

尹長思哀辭并序

余以萬曆丙午舉于南京與永新尹先覺字長思同出新建徐先生之門當舉子蕤見其師徒御喧嘩道路塡咽聚觀余獨指目長思長思亦從衆中知爲余也長思過余邸舍白皙而修眉神宇踈亮欲來映人已得讀其行卷穿籠潄滌鉥心掐腎忽焉攄幽發榮若登高臺以臨雲氣欲抗日月而上之也余爲敘而刻之振奇之士莫不吐舌驚嘆又或慕而效之于是長思之名噪吳越間亦或以余言也長思再試禮部不第

乙卯上公車晨起行雄縣道中呼僮覓人參啗我午飯于逆旅脫輿下騾背呼長思不出褰帷撼之僵矣兩指爪握參未脫口也長思生失父育于其祖零丁孤苦襁須乳長須食皆以糠覈代凍冷泆胥膚粟經春不舒也選貢入南大學與傳崇中生共一襆被手提攜巾箱互爲僮也爲舉子不肯飾竿牘以干縣令與其家人更衣并食率鄉老以辦繇役立宗法以教族之子弟鄉人有違言必走質尹氏薰其德而善良者衆也長思與余聚首公車每過語必移日西安方

生嘉定李生與焉方傀俄好食酒李澹宕善書長思温潤而栗從容獻酬酒酣以往角巾欹斜掀唇谿齒指畫古今人才節義如奮臂出其閒也嗚呼長思今其死矣長思以進士業有名于時而不得中進士第其遺書蔑如也其行之所加者于長思若毫毛而大志之所存余猶未能悉其梗槩也嗚呼長思其視不受含齋恨而入地耶其沒爲明神之帝所甚樂視棄人世如傳舍耶抑亦蒐氣無不之觀化而往而舍然縱浪於生死之閒耶長思之子右轅不遠二千里衰

經過余攬其文嶄然露頭角矣問其家曰大母老矣父未葬二弟未婚四女弟未家也問其先友曰廬陵蕭太史父之執也哭之過時而悲余初欲爲長思銘已而曰蕭于長思能爲之盡又其鄉人也余爲辭以舒余哀俾右轅刻之塚上而蕭爲銘以掩諸幽長思與轅也皆可無憾乃爲其文曰

嗟尹氏兮士之良志倜儻兮擅文章起南國兮賓于王舞兩驂兮服上襄命奄忽兮死道旁目猶營兮天路長世偪側兮競披昌溷耳目兮雕

肺腸靈眇眇兮攬八荒告掌夢兮筮巫陽蕩大空兮結三光匆爲厲兮渫憤傷有美子兮婉清揚祀祭則及兮後有慶刻哀詞兮納銘章嗚呼哀哉兮死而不亡

翁兆隆哀辭并序

故太常寺少卿翁三丈兆隆旣沒之五年而始克葬其弟兆吉甫排纘事狀累數千言走書京邸屬余爲傳以余知兆隆者也吾聞之古之人有史傳無家傳家傳非古也用史家之法則隘毁史家之法則濫濫與隘君子弗取也曾子固

不云乎墓銘納之壙中而哀辭刻之家上然則文之有哀辭不銘而名焉不傳而傳焉余固可以竊取其義而爲之也兆隆少以執經事我先人與諸生舒鴈行列悛悛穆穆如也既成進士令于鄞以上計過家威儀詳雅登車有光煒曄如也及余登朝兆隆自長夕垣以拜奉嘗魁碩顒昂巋然如鉅人長德語及于物論國恤有墨其色而有頳其容也於戲兆隆何以死也兆隆在省垣以惜人才存大體爲先務當南北分部蜀雒搆爭之日苦心調劑中夜屏營有未易以

告人者留心掌故于會典條例舉凡會要若數一二六垣陛轉諸疏迄今無以易也太嘗以春秋祀故少保于忠肅公忠肅畫像南面使者北面將事兆隆曰嘻忠肅純臣也是非其所安乃釐正之　孝定皇太后之喪餘閣之奠以及虞祭執事有恪山陵既戍　皇祖嘆嘉焉余觀先輩論六科人才首推林季聰尹莊簡曰季聰何敢望與中與中者故葉文莊公盛也盛世人才相望論者亦敢公為品第　皇祖時六科人才兆隆當在甲乙讀其奏疏可以考見而國是人

才上下降升之端緒則難言之矣兆隆歿僅五
年所以余言推之其上下降升又何如也於乎
其尤可感也兆隆爲人周詳醇謹與人言娓娓
如恐不盡賓客塡委議論楮柱目視案牘口答
箋啓從容整暇若有餘地時論翕然歸附而兆
隆亦以用世自命今其死矣豈所謂人之云亡
耶抑吾鄉水土瘠薄地氣使然耶余姑爲辭以
紓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兆吉及其子使刻諸墓
上如子固之云乃爲其文曰
有美一人兮白晳而長朱脣飄鬚兮婉其清揚

威儀棣棣兮發言有章雝雝和鳴兮于彼高岡
奏囊噴咽兮筆舌鬬虐飂言告君兮其體日削
枚舉故實兮攄寫婉約進不尸利兮退不表襮
齊其躬心兮夙夜有恪展如之人兮宜在臺閣
陟彼月卿兮載推納言列戟樹棵兮步武之閒
六馬在御兮馳騄天閑長轡甫策兮短馭斯覊
昌于有位兮阨于無年嗚呼哀哉兮是亦難言
宜兄弟兮叶壎篪有美子兮蓀蘭滋佳城鬱鬱
兮隨山迴溪　帝命致祭兮牛羊孔時巫陽下
招兮遠莫致之整容搢笏兮宛其來思辭以告

哀兮詎哭吾私刻石墓上兮汭以爲期

瞿少潛哀辭有序

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網疎風俗美士大夫閒居無事相與輕衣緩帶留連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蔭藉高華寄託曠達居處則園林池館泉石花藥鑒賞則法書名畫鐘鼎彝器又以其閒徵歌選伎博簺蹴踘無朝非花靡夕不月太史公所謂游閒公子飾冠劒連車騎爲富貴容者用以點綴太平敷演風物亦盛世之美譚也少潛瞿氏諱式耒故禮部尚書文懿公之

孫而太僕寺少卿諱汝稷之子也孝友順祥服習家教多材藝書法畫品不學而能室鋪一几庭支一石信手位置皆楚楚可人意性好客疎窻棐几焚香布席客至依依不忍去人以爲有承平王孫公子之遺風王晉卿趙明誠之輩流也家貧入貲爲涪州州判鬱鬱不得志卒于官哀哉吾里中無復有若人矣東阡北陌可與杖屨往來者鮮矣君初字起周請改字于余余以張文潛之名耒也字之曰少潛太僕公之殁也請余爲家傳余直舉其大節無所孫避族人羣

嗅之少潛曰吾頭可斷此傳不可改也居平退然不勝衣其臨大義堅悍如此余悲少潛之死而悼其無傳也於其葬也爲相挽之詞以餞之其詞曰

瞿唐月峽白鹽赤甲高刺天孫根如馬虎鬚怒張兩厓巔重巖叠嶂亭午夜分曦月偏晴初霜旦高猿哀嘯屬引傳涪萬之水奔流回復爭泝沿孤舟旅櫬羈鬼啁唽出其閒猿鳴霑裳望帝啼樹流血鮮寃兮歸來捫參歷井無留連拂水懸厓天河雲浪相鈎牽厓巖碧盤大癡粉本猶

依然兩湖夾鏡長蘆堆雪菰浮煙東臯北麓巾車果下榜吳船漁灣蟹舍團臍巨螯縮項鯿小寒茗熟香粳白飯炊紅蓮白楊蕭蕭松風悲咽流響泉寬兮大歸分張執引如別筵故國舊游如夢如幻不可延哀哉人世覽游少別誰百年

宋稽勳哀辭 幷序

崇禎十六年二月初六日逆奴兵陷萊陽故吏部稽勳司郎中宋君應亨死之嗚呼哀哉君舉天啓五年進士擢文屬行蔚爲國寶以吏部郎養祖母家居遭時多艱繕治守備勑戒子弟慨

然有致命遂志之思子璜舉進士司理杭州將
之官請遂子以行君弗許曰若爲刑官我保鄉
井各有事守毋相越也十五年閏十一月奴陷
臨清君率士民城守萊陽城四隅北面單弱捐
千金建甕城浹旬而畢奴至君獨當一面懸賞
購死士殺一奴予五十金士奮躍夜刼奴營斬
數級相蹂死者無算奴拔營遁去二月初五日
奴大衆奄至避北城不敢攻次日辰時縣城東
北隅緣雲梯上君平巾箭衣驅家僮巷戰家人
勸令易帽不可戰良久家僮死者三十餘人殺

奴亦過當君項中一刀被執奴知爲宋稽勳也逼降之令以金錢贖死君厲聲大罵吾資產盡于城守家無一錢縱有之天朝宋司勳肯以金銀奉腺狗奴贖死乎奴不肯即殺考掠窮日夜君與其族子侍郎玫彭縛左右桎嚼齒噀血漬涌交迸罵聲達旦交口如夜誦次日皆遇害嗚呼戎狄之蹂躪中夏也殘害生民擄掠子女玉帛豨突豕食以此爲嘗未有攻城略邑所至必斬艾其賢才如逆奴者也賢才之生也天地光岳之氣所發育　祖宗數百年德澤所涵養其

難得也如珠玉其有用也如穀帛國家之倚而任之也如柱屋之楹如扶老之杖一旦聚而殲于逆奴之手如斬蓬藋如入虀甕不知當此時三靈何若鬼神安在　祖宗在天之靈何以爲心也丙子奴陷畿南殺鹿太嘗戊寅殺高陽少師奴中喜相告曰兩人死北方無敢言滅奴者矣奴去年九月長驅犯順如賊風暴雨前無留行攻萊城不下數酋斃焉懽而致死于萊非獨憤兵也其必以爲中國之大燕齊之廣東萊一隅猶有人焉以難我如行路者之遇虎落未能

捷出不得不拔而去之也然則士大夫生於斯世爲奴之所指名嗤指而相戒者可懼其爲奴之所簡易置而不攻者亦可羞也君訃至于杭司理璜頓踊號哭蘇而絶者數矣杭之民皆爲司理巷哭璜見星奔赴氣息支綴將列君死事墨衰經繫草索以上許于　天子使其門人吳百朋來訃余余與吳生問故而哭噭然失聲已而曰奴之惡至斬艾賢才極矣逆天心違帝命上帝之所必誅而不佑也海內士大夫報主恩雪國恥不待言矣覩其屠僇衣冠剪除忠義若

此之毒也有不心戰骨驚甘以其含血負肉之身供奴之刀爼而安受其刲斮乎璜也以不戴天之讎請于　天子寢苫枕戈誓滅逆奴以謝君父海內士大夫咸思不反兵之義荷戈而從之知者獻謀勇者效力縛奴之醜類磔爲脯腊以享　九廟以獻　天子以祭告天下之忠臣烈士我知其不遠矣申旦不寐作爲哀辭一通篝燈屬筆文不加點庸以激敭大義匪徒告哀云爾其文曰奴慓怒兮躪帝疆憯害氣兮薄萊陽騎蔟蝟兮矢飛蝗雷車轟兮焚輪狂舞衝梯

兮羊馬牆趣巷戰兮我武揚戴角巾兮義戎裝
領僮奴兮袴裲襠刃迎刃兮槍觸槍短兵接兮
殺過當刀陷項兮身被創殪左驂兮縛馬抑手
反接兮口雷硍血漬射兮齒裂崩罵抗詞兮聲
低昂目瞖星兮炯相望穴頸血兮注兩囊瞥塗
地兮胃吐芒痛同日兮義士亡天蒼蒼兮日荒
荒萊城鞠兮為戰場桐棺襄兮非黃腸屋三間
兮棲破慌有美子兮腸寸傷號襲風兮哭履霜
排雲霧兮叫　帝閽請六師兮殲犬羊拉胡昂
兮摧天狼烹羣奴兮充臛羹嗚呼哀哉兮　帝

命孔彰起冢祈連兮發卒治葬靈被髮兮下大荒友天齊兮從國殤成山爲肴兮勃海爲漿陳余辭兮酹扶桑有日夜出兮東海決決是年五月十一日甲辰虞山錢謙益製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八